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三十六回 鮑舅硬自作冰人 呂府偶然遭回祿

詞曰：午前馬後為兒孫，龍爭虎鬥乾坤。戰塵摩擦英雄老，殺氣薰蒸日月昏。千載幾人傳後代？百年何處弔精魂！孔明若曉其中意，高臥南陽緊閉門。

按下閒詞，言歸正傳。

話表鮑舅老爺怒氣沖沖走進，呂昆尚未起來。有人到書房中來請，說：「舅老爺來了。」呂昆心下暗想：「丑媳婦難免見公婆。」慌慌起來梳洗，到得老太太房中。舅老爺一見呂昆，連連就罵：「你這畜生，喪盡良心！你這些時往那裡去的？丟下你母親倚門而望，想得你九死一生。我只說你途逢不測，今日也回來了麼。」慌命人取家法過來。太太道：「兄弟不必如此，你外甥遇了仙家，請他下了一盤棋，擔擱兩日。且喜今日回來，不要責備與他罷。」舅老爺見太太護短，心下暗想：仙家無影無蹤，豈能得見？定然是在那青樓楚館貪戀煙花。「姐姐若不早早代他娶一房媳婦，只怕將來他流蕩難收。」太太見說，道：「我已久有此心，無奈高低不就。既如此，拜托賢弟罷了。」鮑舅道：「依兄弟看來，昔日做過兵部職方司季維嘉年兄的令愛，真乃姿容雅淡，體態端莊，又且門楣相對。等兄弟去求一庚帖前來，送去合婚。若能八字相對，豈不美哉？」當日太太就把只樁事托了舅老爺，自然鮑舅回去，擇日往季府求親，這且不言。

再說呂昆暗暗吟道：「那個要你代我做媒！說什麼季家女子：

任他國色天姿貌，怎抵區區心上人！」

呂昆並不要季家千金，恨不能有人去安府通媒送信方好。無奈不敢明言。正在書房愁悶，忽然姜先生求代老太太看病，有人取了書本，將兩手脈的好完，連連的說道：「恭喜太太貴恙全愈，只用調理為主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實不相瞞：小兒昨晚忽然回來了，因而老病消滅。」姜先生故作不知。有人到書房將相公請來，見過了姜先生，先生道：「恭喜相公：老太太病症全無，將來是要吃相公的喜酒。但不知相公落在何方？請道其詳。」呂昆將遇仙的話說了一遍，二人目（目）會其意。姜先生辭了太太，呂相公相送。出至無人之處，連連作揖道：「所說之事，一定拜托，將來重謝。」姜先生道：「相公說那裡話！自古道：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況且婚姻大事，又非等閒。但安老太太為人有些古直，為這小姐費盡多少心機，高低不就。若是尊府，理該可以相配。但不知他的意思如何？一有好信，自來道喜。」呂相公道：「要求先生上心些。但我母舅有言，要往季兵部家求他千金的庚帖。若還他來在先，有些不妙。」姜先生道：「不必費心，我自有道理。」言畢，姜先生告別而去。

再言老太太的病漸漸一天好似一天，揀了日期，還福犒賞眾人，專等舅老爺送庚帖前來，代相公定親。

一連過了月餘。那一天，舅老爺專為此事往季府中去，見了季維嘉老爺，二人施禮，分賓坐下。家人倒茶已畢。季老爺道：「年兄前來，必有見諭。」鮑老爺道：「非為別事，而今特來與令愛千金為媒。」季老爺〔道〕：「是那一家公子？」那鮑老爺道：「就是舍甥呂昆，與年兄尊府門楣相配。欲求庚帖，願訂絲蘿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季老爺言：「大喜！」隨即開了庚帖。鮑老爺告別，來至呂府，見了老太太；恭喜老太太，命人送至命館合婚，並無違礙。鮑氏老太太揀選吉日良辰，打造首飾。府中張燈結綵，準備次日行財下聘。

忽然到了半夜，只見火光頓起，赤燄飛騰。你道是何道理？呂府中原打點次日行財下聘，頭一天家中辦酒，預備親戚前來恭賀。只因廚房接著柴房，取柴的人不小心，掉（吊）下火星在柴房內，仍將門戶閉上。只到了三更時分，庖廚的人辛苦了，收拾安睡，預備明日早起請人。都已睡盡，內中只有一個打雜的尚未安睡，在此收拾菜蔬。忽聞見有些煙火之味，原來呂府柴房在一邊，鍋屋又是一邊，這個打雜的人開門一看：只見鍋屋火光通天，連連喊叫。眾人都已起來，也有尋鞋子的，也有摸不著褲子的，也有去卷行李的，眾人唬得魂不附體。內中有一人聽見走了水，急急的起來，渾身上下一絲俱無，順手取著面蕩鑼，打廚房裡面一直敲到前邊火巷裡來。

此刻老太太在內室裡，將那些珠寶首飾一件件配合，裝在書匣裡面。伺候的丫環婦女也有睡的，也有在此服侍的，並不知家下失火。只聽得蕩鑼敲得響亮，又有叫喊之聲，老太太道：「是那個狗才，這等三更半夜如此高興，豈不驚了鄰居人家！」連連吩咐道：「你們出去看一看，是那一個敲蕩鑼，查明瞭回話。」

有一位大娘領了老太太之命，取著燭台，走將出來，口中言道：「又是那一個吃醉了，在此胡鬧？」忽然抬頭觀看，只見天都是紅的；慌將旁廂腰門開了，只見一個赤身露體之人，手裡拿著面蕩鑼敲著，口中喊道：「不好了，快些救火！」才走到腰門跟前。只個婦人見他上下精赤條條，不好近前，忙忙進來報與老太太知道，可憐老太太一唬，連連言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想我家世代行善，卻也不應遭此禍事！這是那個狗才不小心坑我？」

只道喜星臨吉地，豈料災殃又降門！